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繡球 第九回 申見解夫婦看文章 定主意慷慨發議論

話說黃禍去後，有人又在外面敲門，聽不出是誰的聲音。及至開了門，乃知是張先生。那張先生病了才好，精神還不能十分復元，所以氣力聲音，都低低的，一時聽不清楚。黃通理一看便道：「你老人家是臥病新起之人，何以這般高興，夜間還光臨舍下，也不帶一個人來？快請進來坐著，卻有何事見教？」張先生說：「我昨日就覺得病體輕鬆，今日在牀上又養息了一天。方才你同令正從舍間回府之後，隨手有衙門裡的一位禮房朋友前來看我，他袖中帶了一通稟稿，是本官稟復上司辦學堂的一宗公事，發房存案的。這位朋友臨走時，我送出房門，又送到大門，再送送不覺的到了街上，腳力很是輕健，看看月色甚佳，一個高興，我想起要將這稟稿送給你瞧，就問那朋友借了來，一直跑到府上。一住了腳，敲門不開，才覺有些吃力。出來的時候，家裡人全然不知，必要著急。請你們這裡打發個人去，替我通知一聲，叫他們著個人來接我，我便可略坐一坐，談幾句心了。」黃通理忙即攙扶他在客堂坐下，打發人去替他送信。黃繡球也上前迎候，泡茶敬煙。張先生慢慢的將稟稿遞交黃通理，與黃繡球同看。稟詞是官樣體裁，做書的用俗話摘敘，大概說：

是奉上司的公文，開辦學堂、警察兩事。這學堂尤其要緊，但須先籌經費。現在地丁錢糧，盡征盡解，還要抽提盈餘，缺小而苦，錢糧本不甚多，歷年都是賠累，實已無可再措。其餘地方公款，只有積穀、書院兩項。書院膏火有限，恐難擴充；積穀倉是連年荒歉，向來存穀甚少，還待購補以備不虞，亦無閒款可撥。至於僧道寺產，尤為微薄，怕也難以湊數。所以再三體察，先出了告示，叫地方紳士，有什麼章程，具稟上來，再為核其情形，稟詳上司。

這一篇的話，一味是敷衍推諉。黃通理看畢，就問張先生道：「他只說錢糧地丁不能再提作經費，也就罷了，其實他這地丁項下，就每兩再提一分，還可提得出二三千的常款。那地丁錢糧，按著田戶是算得出來。就除去火耗尾欠，及所提盈餘，一切報銷，也算得出來，何至有什麼賠累？這就不去說他，到底提他一釐，同挖他一塊肉似的，能不心痛？所以他第一層，就萬萬不肯。要講其餘的三項，第一項這僧道寺院，在我們村上雖沒有什麼大叢林，該個百十萬的產業，卻也有無數廟宇，窮苦的不必講，單講那前街的觀音殿，後街的太乙道院，黃橋頭的無介寺，這三個處在，一年的香火極盛，每個廟中，都有一二十萬畝產房產。歸那道士和尚執管。另外那些小廟，有十萬八萬的更多。若把這些廟宇清查歸並，總計有若干數目，十成中提一半歸公，一半仍分給他們和尚道士自為存活，也不為苛刻。」

黃繡球聽到此處，插嘴說道：「要這些和尚道士何用？還不一齊驅逐了，勒令還俗，將廟宇改作學堂，將產業盡數歸公，一半辦學堂，一半辦警察，只怕就連辦機器廠、辦紡織局都夠了，為什麼仍要留一半，養這些無恥游民？」黃通理便道：「這話難講，且待我說來。據我算計，大約僧道兩產，果然提得一半，極少乾乾淨淨，可有四十萬，四十萬之外，也就有一二十萬不實不盡的可以沾染了。不知做官的何以總不肯作此一舉？這就我們村上而言，若在府城省城地方，有極大的叢林寺產，多到二三百萬呢。說句笑話，做官做百姓的，還有犯下罪來，要抄封家產，頃刻的可以由富而貧，獨是做和尚道士，積了財產，一朝犯法，不過換個方丈住持，從沒聽見說抄和尚道士的家的。第二項講到積穀，我雖不甚曉得底細，想來每年買谷存倉的一注公款，積了這十餘年，本錢就該不少。加上歷年的利錢，至少也有好幾萬。那官倒說存穀甚少，還待購補以備不虞。難道我們村上，這積穀倉，既不存穀，又無按年常款的嗎？張先生，你想想看這句話就太含糊了。至那書院經費，縱說有限，就照此有限的經費，把書院改作學堂，在我想也綽乎有餘。這官卻將這三項推個乾淨。這三項是籌款的頭路，既然撇掉了，又不稟請上司，想個什麼別的法子，但說叫紳士擬個章程上去，這章程不知是說學堂中辦的事呢，還是就指著籌款而言？若講辦事，既然無款，就立不成學堂，事從那裡辦起？若講籌款，既然地丁、書院、積穀、寺產，一無可籌，一定是要人報效了，何以這話又不說明？」

張先生道：「這無非搪塞上頭不肯認真興辦，好叫上頭曉得為難，不來催問。等到催問下來，自然要歸到捐而後已。現在若具呈請辦，申明自行報效，不用官款，他倒落得個名目，在上頭去討好。你想先辦家塾，起初你說那些情理，我也道是不错，所以贊成。繼而一想，只怕那官反批個開合批語，說意甚可嘉，但官立學堂還未議定，且叫你等官立的章程發出，再照著去辦，豈不反受掣肘？」

黃繡球在旁聽得，指著黃通理道：「這話果然不差，你說要把些錢，先孝敬了官，就可辦起家塾來，那孝敬的，圖他一個准字，譬如作為經費，這掩人耳目，把個正經事反做得不光明，雖是一片苦心，究為不妙。凡事不必畏首畏尾，定歸在我家產業上，變個五六千，稟辦個學堂，申明自訂章程，自請教習。這種懶怠的官，他只要有個學堂替他撐出場面，在上司處可以交代一句，還怕他有甚功夫來管我們閒事？我們只須托人再點綴他些，那更堵住他的嘴了。」黃通理道：「話原極是，我不過怕做得太顯亮了，被小人生心，不如先打個小鑼鼓，先由我自唱曲子自做戲，倒有個實在影響。若驟然開開齣戲場，就怕有看的人鬧些笑話，不免反要受官府彈壓。還有一層，你說拿五六千稟請開辦，莫說五六千，不過能立個小局面，仍與家塾無異。萬一稟了去，那官說道：很好，你就並入書院經費，把書院改個學堂二字，你們去辦罷。這卻五千，倒有四千落了他的腰包。我們仍辦事無權，倒出了錢，買些腐敗的氣受，那還是我們的本意嗎？」黃繡球道：「這樣據張先生說呢？」張先生沉思未答，他那家下的兒子已領了一乘小轎來接。黃通理看他已坐了許久，談了好些，到底病是新好，不敢久留，也就請他上轎而回。與黃繡球送至轎前，說聲：「明日到府，同畢太太大家商議。」

這時候還在初更以後，黃通理兩個兒子同在書房玩耍。書房內桌上，擺著黃禍送來的一本決科卷子，他大兒子指著卷面上刻的第一名三字問道：「怎麼取了第一？連文章都沒有圈點。」黃通理說：「你不看見上面還有備取兩字嗎？」他小兒子便道：「這卻奇怪，不論備取不備取，他既不看文章，連個點子都沒有，何以又加上一個批呢？」黃通理說：「這是文章不對他的宗旨，約略一看，就批斥了。凡是考場看文章的，大半如此，那個當件事情，平心而看？」黃繡球道：「他那批語是怎樣說法？小孩子你念給我聽聽。」他大兒子便念那批語，是「首藝違背朱注」六個大字，二三兩篇並不曾批。黃繡球問黃通理道：「做講義一定要守著朱注的嗎？我原問過你，你那一篇不愆不忘的講義可有什麼根據？你說是你自己的見解。這種見解，除非說給我，我能懂得，可怪不得那看文章的不懂。倒是那王安石的一篇論，當時你說了，我卻懂不甚清，待我再來看看。」只見黃繡球從他大兒子手中，將卷子取過來，攤在桌上，看那上面寫道：

王安石論

吾嘗論有宋一代人才，惟王介甫為窺見時勢，惟陳同甫為深知禍害。

黃繡球問：「陳同甫是何等人物？」黃通理道：「這也是南宋的一位大儒，名叫陳亮，人稱為龍川先生，與那朱夫子也是相好朋友。但生平學問，主於發揮事功，所有議論，與朱夫子大相反背。他常說：『孝弟忠信，不足以趨天下之變；而材術辨智，不足以定天下之經。』這兩句話，朱夫子就目為怪論。他又有上宋孝宗皇帝一封書，內有兩句，說：『今世之儒士，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，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。』明明是指朱夫子的一流，與之嘲笑。朱夫子卻也沒奈何到他。他又說他的文章才氣，可以開拓萬古之心胸，推倒一時之豪傑。在當日南宋雕弊時代，這陳同甫，的確有特別性質、獨立精神，只可惜也不盡其用。」黃繡球道：「慢講，讓我我看下去。」下面寫的是：

其他率皆圍囿於習俗，迂疏寡術。至於道學之談，尤為高而不切。或曰：安石行新法以禍宋者也，其人亦足取耶？則應之曰：安石惟窺見時勢，故為是新法，其意固欲福宋，曷嘗知其禍宋耶？

黃繡球又問：「法子跟著時勢而走，什麼時勢，自然用什麼法子。比如我們做女人的，不曾留頭，不曾剃眉毛，出過了嫁，自

然是閨女的打扮；既嫁了人，自然又是一樣，與閨女不同。這就因為是時勢變遷，理所當然，那有個什麼新呀舊的？只要合著時勢才好。既然合著時勢，又有個什麼禍與福呢？」黃通理道：「你莫打叉，你再看下去。」下面又寫的是：

今夫人臣，孰不願遵守先王之法，純謹無過，以博光榮？而必犯萬眾之喙，冒不韙之名，創立法制，更革成憲者，固有所不得已也。

黃繡球看道：「哦！哦！原來新法是新創出來的，這也不錯。」又看下面是：

安石見宋之不振久矣。以西夏之小丑，且不能奏平定之功，若一旦北鄰失和，傾國遠至，又將何以御之？且燕雲諸州，中國故土，不能任契丹以久據。故輾轉思維，百方籌度，不得已而出於是也。

看到此處，黃繡球又將西夏北鄰、燕雲諸州為契丹所據的種種歷史，問了黃通理。黃通理略略的說個大概。再看下去是：

安石又見國家之能自立，未有出於國富兵強之外者，然益上不免於損下，右武或詘於修文，故緣飾經術，以鉗天下之口，一意孤行，為彼青苗、馬甲諸法。雖行之不免於弊，然其心甚苦，其志甚忠，其識見又何遠也！

黃繡球道：「不要忙，青苗、馬甲諸法，又是怎麼講？怎麼就能富國強兵？怎麼又行不免於弊？」黃通理隨又解析了一番。黃繡球又看下面是：

吾乃慨當日在廷諸臣，不能探知安石之心，和衷商榷，共訂嘉謨。執其舊習，一聞新法，相率諫阻，則新法之不能行，與行之不能無弊，豈可獨罪安石一人哉？今之歐美列邦，憲法精詳，富強日進，彼固曆數百年之損益，經數萬人之講求，而後至於斯也，此豈安石一人之意見所能彷彿耶？是故安石之法不足彩，而其心則大可取。後世人臣，率鑒安石之改革取禍，相與墨守舊章，不敢少異，其亡人家國，蓋不知凡幾矣！

那時看完這一篇，講講說說，不覺已到夜深。他兩個兒子，大的是已經伏在桌上打盹，小的卻坐著不動的靜聽。黃繡球還待看第三篇，那八股策論的優劣比較，黃通理說：「時候不早，明日要早些起來，準備去會張先生、畢太太呢。」這才各就臥房安寢。

次日過了辰刻，夫婦二人正在料理到張先生家，黃繡球的兄弟復華卻先走了來，說：「畢太太今日下午動身，我特來給個信兒。我的事，就仗你倆放在心上。」黃繡球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你快回去，我們即刻也到，仍舊不露風色為妙。」復華答應而去。黃通理與黃繡球隨後也到了張家。那些套敘的話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這日畢太太整理歸裝，僱定了船，一大早就把行李安放上去，叫那唐順仔，就是復華的，在船上看守，自家仍上岸上在張先生處與黃氏夫婦敘談。喜得張先生病情全好，比昨夜在黃通理家談的精神更足。

彼此計劃了半天，那畢太太說：「事情依著黃妹妹，一定可辦的。但是也不必稟官，就開個家塾，外面只照家塾的規模，內裡盡管參著教育新法，興辦起來。所需經費，無非要辦些教科儀器，同那有用的書籍，多備兩分。這一注錢，也不必就傾變產業。通理先生，若是措手不及，我這裡還存得千把銀子可以拿出來用。這儀器書籍，總要在上海備辦。我原有事過上海，很可代辦得來。餘下修房屋、制几案，各種零碎用場，通理先生同張先生儘夠承任的了。如此等我回頭來，不過兩三個月工夫，那時官辦學堂或是仍無消息，或是已經設立，我們都不管不問，只從我們自己的宗旨下手，逐漸的開發出來。一不用那激烈派，二不講那高遠不適程度的話，也就不至起什麼反對風潮，驚動官府，何必預先要堵他什麼嘴呢？但是如今這風氣，連新法教育也腐敗不堪。你們這村子上，不怕創不出新法教育，只怕創起來，流弊比舊法更甚，黃先生同我黃妹妹，不免倒擔個始作俑的罪名。再說外邊這幾年，女子世界上未嘗不有些發達，女志士、女學生，各處也都有的；那不纏足會、女子學校、女學報也是很多，只就我在各處看來，要揀個內外完全的卻是很少。不但在中國的不能完全，便是從前及現在，一班出洋的女志士、女學生，學問自然高了，然也大半是鄙棄本國，沒有什麼真正愛國的熱心，十年八年，總不想回來。傳佈些什麼實業，灌輸些什麼文明，只是自成其名。有的竟與外國人結了終身，這樣又與我們中國的女世界有何益處？至於不曾出洋的，聚在上海最多。我幾次路過上海，著實調查了些，結識了些。從表面上說起，就連那勾欄中妓女，都有好幾個要進學堂讀書，人人推稱，奉為中國女豪傑、女才子，幾乎把歐美各國向來女學最盛的，都一概抹殺，還當了得！不曉得其中千奇萬怪，盡有大寫生家畫不出的種種色相，大演說家說不出的種種情形。如今上船還早，待我慢慢講與你們聽著。」

畢太太正要往下講去，只見已開了午飯。下文如何，做書的趁他這吃飯當口，暫且又攔住筆了。